

台湾侠坛笑星李凉大师珍品

李凉谐趣武侠系列



矛盾天师



〔台湾〕李凉

上

延边人民出版社

- 51

5

矛盾天师

①

李凉谐趣系列⑤ / 延边人民出版社

I 247.58-57
8:05:2

81374

矛盾天癩

中

李凉谐趣系列⑤ / 延边人民出版社

矛盾天 痛

Ⓣ

李凉谐趣系列⑤ / 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赵东寅

封面设计:郭羽丰

·根据台湾皇佳出版社推荐版本排印·

李凉谐趣系列(5)
矛盾天师(上、中、下)
(台湾)李凉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市天虹彩印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0 5 印张 2 插页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数:1-15,080 册

新华书店延边发行所发行

656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99-552-4/I·164

定价:平装 28.50 元

精装 36.00 元

李凉：台湾侠坛的一匹黑马(序)

台湾皇佳出版社社长 赵震中

有人说李凉是台湾侠坛的一匹黑马，参的是“野狐禅”。

记得李凉出版处女作《奇神杨小邪》时，台湾武侠界欣喜若狂，青年读者如醉如痴。如果抛开文学造诣等因素，单比受青年读者欢迎程度，李凉自认第二，恐怕当时无人敢认第一。从我们皇佳出版社(武侠专业出版社)的行銷行情看，李凉书当时销量竟凌驾古龙诸名家之上确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江山代有才人出”，李凉宣告了一个新的武侠时代的来临。

如果古龙温瑞安是武侠中“新派”，李凉则是新派中的“现代派”，是谐趣派武侠的开山鼻祖，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李凉之前，尚未有一个人格武侠以此种轻松、诙谐、发噱的笔法写出，没有一个人能将幽默发展到这种极致。在商业化的台湾，疲惫的现代人十分中意李凉的幽默带来的轻凉与放松。

李凉的出现，使由金庸、梁羽生、古龙开创的武侠模式被打破，这匹野性不羁的黑马，一反血腥江湖的格局，开创了一个嘻笑怒骂、妙趣横生由奇神、狂侠、神偷、酒狂等英侠少年构成的新江湖，这些少年人，一个个清纯脱俗，古怪精灵，或身怀绝技(丁小勾)；或聪明绝顶(杨小邪)；或妙想天开(矛盾天师)；或顽皮慧黠(绿小千)；甚至胆大妄为荒谬绝伦，他们狂做而不失浪漫，但却无往不利，和无数清丽、顽皮、可爱的女孩子相映成趣，共同构成了世故的成人世界外动人的武林风景线。

李凉的作品还充满超越历史栅栏的现代感。在李凉作品中,现代的风情,现代的观点,无一不直接渗入古代生活中。股票、选美、办报、拍拖等现代人才有的生活内容也都成了来发仗剑武林男女的生活内容,李凉把僵硬的历史画框中的古人拉到现代生活舞会上,让人们通过历史的烛光看到另一生活场景中直观的自我。

据大陆亲友讲,许多武侠迷不知有李凉其人。而是认为在正宗卧龙生之外另有一个逗笑卧龙生。由于这个“逗笑卧龙生”的作品多为盗版和黑书,使他们在阅读时有一种偷吃禁果的快感。想想这位侠坛刘德华(李凉相貌酷似刘德华,本人风流倜傥)在台湾几乎无人不晓,在大陆却是个“地下工作者”,亦有趣亦有感慨。今天,承蒙延边人民出版社同仁厚爱,能作为李凉著作版本的顾问,并以版权事务代理人的身份,将李凉作品以本来面目介绍给大陆同胞,在我的出版生涯中亦是一件大大的幸事!为此,我深深感谢延边人民出版社对中华侠文化的热忱,并预祝我的好友及最佳撰稿人李凉作品能获得大陆读者的青睐。

一九九六年元月于台北寓所

内容提要

茅山派嫡传弟子毛盾满脑子精灵古怪念头，有“天师”美誉，却因长得太帅，桃花盖运，一次次成为女人的掌上鱼肉。饶是他逃得够快，却也留下了一串串笑破武林人肚皮的逸事。

为报毁派之仇，矛盾混入了金武堂，结识了美若天仙却天生聋哑的二小姐武灵玉，并搞得金武堂鸡飞狗跳！不料乐极生悲，当他秘练窃来的金武堂堂主秘藏的《多情宝录》神功后，却变得多情好色，险些失身在武林女淫魔九月桃红手上，幸被日月神教教主导入日月神教镇教之宝水晶球内。吸收了地龙所喷的七彩龙烟，才躲过了生平一大色劫，并练成了天下第一神功——日月神功。

毛盾再入江湖，豪情雄发！创下了“手毙三清妖道”、“撒豆下棋”、“戏将总管作丫鬟”、“烤昏老烟枪”等辉煌业绩。尔后驱走暗中控制金武堂的淫媚二娘，得与金武堂握手言和。

毛盾重建茅山神殿，用茅山法术助避雨美女段君来大破神秘鬼域阴风鬼峡，事后段君来不辞而别，毛盾一怒之下写下了“通辑逃妻段君来”之启示贴在马车上展览，令段君来哭笑不得。为寻段父，毛盾误闯极乐天堂，发现段铜雀（段父）及其他男女老幼皆裸身不着片

缕，乃是被擅长系阳补阴之术的多情婆婆母女控摄心魂，遂用阴阳镜作法大破极乐天堂。花多情、花弄情母女巢穴被毁，痛怒之下，将毛盾生擒活捉，并淫邪地给毛盾服下九天消魂丸，毛盾被折腾得几乎不能自持，幸亏母女俩争风吃醋，毛盾才躲过生平第二大劫。

多情婆婆又联合各大门派，将毛盾打入万丈深渊，虽幸而不死，却被深渊内的万年怪兽所困，死神将临时，幸亏从崖顶跳下殉情的武灵玉鬼使神差地砸中怪兽要害——独角，使其顷刻丧命，二人方得死里逃生。服食万年怪兽内丹后，二人身如飞絮，出得深渊后，毛盾迭出奇谋，终将多情婆婆母女击毙。

毛盾在少林、武当前代长老的调解下，与各大门派重归于好，但因屡欠情债，刀被捆绑艳装，坐花轿连嫁两次，留下了武林人婚娶的最荒唐可笑的话题。

本书为“逗笑大王”李凉的经典之作。妙噱连连，满篇笑料，可谓“开篇即笑，看到完，笑到完”。任你是铁板严肃，也必忍俊不禁，如果性喜幽默，保管让你一次笑个够。

目 录

第一章	茅山摄魂术	(1)
第二章	两小无猜	(18)
第三章	多情宝录	(46)
第四章	水晶球和七彩龙烟	(74)
第五章	猎 狐	(108)
第六章	小淫魔	(137)
第七章	饭铲功	(167)
第八章	老烟枪	(191)
第九章	蓝衣刺客	(223)
第十章	乩童和灵童	(243)
第十一章	窥 吻	(261)
第十二章	做 媒	(288)
第十三章	交 易	(307)
第十四章	艳 遇	(329)

第十五章	阴风鬼峡	(354)
第十六章	极乐天堂	(389)
第十七章	多情婆婆	(416)
第十八章	淫邪母女	(442)
第十九章	李代桃僵	(476)
第二十章	破 绽	(507)
第二一章	消魂丸	(527)
第二二章	计验伤痕	(558)
第二三章	作法戏妖女	(585)
第二四章	黑心道人	(614)
第二五章	法术大战	(642)
第二六章	再起风波	(665)
第二七章	崖底奇缘	(691)
第二八章	装神弄鬼	(720)
第二九章	火烧绝魂峰	(740)
第三十章	大结局	(766)

第二十一章 消魂九

他终于挺起胸膛准备跟两人前去。武灵玉于是在前领路，毛盾押在后面，在发现李平那刀见着血痕，还颇为长，他一挑灵符黏上去，已盖住伤口，如此一来别人想发现都不容易。

没有人会怀疑亲兄妹走在一起是被胁迫。

李平更不敢露痕迹了，否则后头毛盾一剑可能会穿出前胸，纵使他手中是不一样长剑，然而此时在他心目中桃木剑比什么利剑钢刀都来得可怕。

三人毫不让人起疑地回到玉竹轩，那白色竹林倒让李平心绪较为平静。

毛盾破例将人压入柴房，武灵玉则留在外面看守。毛盾这才开始逼供。

“你好大胆子，敢冒充武向天！”

“这全是阮月仙的主意，我只是被利用者。”李平声音哽咽，只差没哭出来。

“慢慢会谈到她，你先说自己为何会跟武向天长得这么像？是天生的还是易过容？”

“我没易过容是天生的，你看我的皮就知道。”

毛盾再度抓去，仍扯不出什么名堂：“还挺厚的！”他仍搞不懂世上怎会有如此相像之人：“你叫李平？谁把你取此名字？出生在何处？平常跟谁混？——说清楚，一点隐瞒的话，不必说，你自己知道后果。”

“我是孤儿，小时被一乞丐收养，他姓李，我也跟着姓李，‘平’字是他取的，平常流浪街头，四处混迹城市，也结交了一些狐群狗党，”李平念了几个人名字，其中也包括江海，继续道：“后来认识开封抬红院的小红，我们就一同回天狐山隐居，说是做生意，但她吃

不了苦，一年后就开溜，我则一直待在天狐温泉边直到现在。”

毛盾见他已将江海和小红之事说出，看来是真的觉悟，如此一来自己倒不必太花心思去揣测他说的是真是假。

“你怎会碰上阮月仙？”

“事情是这样的……在几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我正在休息，忽而门外有敲门声，我去开门，竟发现一个血人，他就是少堂主……”

李平一五一十将那晚情形说得清清楚楚，然后急道：“全是阮月仙想谋夺武家财产才威胁串通我，我无所选择，错不在我！”

毛盾却愣在当场，他的确不敢相信武向天就这么被人暗杀身亡，这是多么令人痛心之事。

“你真的确定那晚那人是武向天？”

“至少跟我长得很像，否则阮月仙也不会要我冒充他。”

毛盾心头直往下沉，看来是凶多吉少：“他伤在哪里？严不严重？”

“好像在脑部，满脸都是血，也好像是在背部，我没仔细检查，不过都已死了，当然伤的很严重。”

毛盾这话是白问了，他强自镇定：“这件事除了我，不准透露给任何人知道。”

“只要你饶我一命，我什么都依你。”李平似乎觉得生命突然有了保障，心情稍安。

毛盾拿出上次李平留下的字条。

他喃喃道：“当时我以为你想引开我的注意力才故意写这字条，但现在想起来该是那位凶手在恐吓你了！”

“没错，我还见过他。”

“见过他？是何长相？”

“我要知道就好办事了，”李平道：“是那天开完会议之后，他突然出现在，男士装扮，但这很容易伪装。”

“这么说他一直在金武堂？”

“会杀害少堂主当然跟金武堂有关系，”李平道：“我感觉得出他就是金武堂里面的任何一人。”

“会不会是阮月仙？她本就是诡计多端！”

“不大像吧，她想嫁给武向天，名正言顺进入武家，又怎会下杀手？”

“若是武向天发现她的阴谋而想抛弃她，她又得知你能冒充武向天，她当然会下毒手。”

“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

毛盾沉思起来，似乎在思考对策。

不久他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没有……呃，对了，”李平想到什么：“还有，在少堂主临死之前，他拚命伸出两根手指头，不知代表何意思，那一定跟凶手有关。”

“两根指头？是‘二’？二娘？花弄情不是死了？或者死而复生？”毛盾直摇头：“不可能，武向王那枪早要了他的命，这指头可能另有含意……”

是何含意，他却想不通！

“你那阮月仙呢？是不是很色？”

“呃……不会……”李平仍窘于回答。

“不会？你不是被她迷得想搬家？”

“是她怕我泄漏身份才搬的……”

“不管啦，她嫌疑最大，得从她那里下手！”毛盾已决心一探阮月仙虚实，当下冷道：“把衣服脱下来。”

“你想干什么！”

“难道我会强奸你？”毛盾斥道：“你能冒充武向天，我就不行？快脱衣服！”

“不脱行吗，这衣服背面已裂了缝，不管用，您要，东光楼还多的是……”

“对啊！”毛盾忽而悟通。

继而他又哧哧笑起来：“算你命大，否则准叫你光着屁股见人！好好的给我待在这里，否则一开溜，小心凶手和金武堂上下把你当成假冒者干掉！”

李平惧声直叫我知道我知道，便再也不敢怀有逃走意念。

毛盾还是制住他穴道，让他瘫软地面，再用绳索捆绑，以及封

住嘴巴，这才扬长而去。

武灵玉已焦急迎过来，眼里大概已表明想伺结果如何。

毛盾写道：“有些眉目。”

武灵玉急急写来：“我哥哥呢？”

毛盾哪敢说实情，只表示可能被他们抓去，他会尽力搭救。

在金武堂，除了毛盾就只剩哥哥和她最有话说，难怪她如此紧张。

“我得冒充你哥哥去查案，”毛盾道：“你好好在家看守这人，我很快就会回来。”

武灵玉默然点头，她现在唯一希望即是尽快把哥哥救出，其它一切都不重要了。

毛盾也不肯怠慢，立即前往东光楼找了件像样衣服。自己虽然颇高，但总汲武向天来的魁壮，看来身上得多挤点衣服才行。足足挤了七件，才撑起衣衫，有了架势，接下来该是易容。

自己练过日月神功，老柴房多少也教了点易容术，他勉强把脸上肌肉拉成较四方型，再找来假胡须粘上，已像了四分，然后再面对铜镜整修，两刻钟下来，几乎变了另一个人。

他颇为欣赏自己易容手艺，铜镜瞧了又瞧，简直有爱不释手之感。

“还要补救什么？”

他从脚部鞍子一直想到头部，似乎都无破绽，但想到眼睛时，他突然叫完了。

几天前那冒充的李平被自己打伤左眼眶，现在还有些红肿，自己要冒充，难道也要自挨一拳？

自嘲中，他还是不愿自找苦吃，遂想以化妆术来掩饰，但怎么描怎么不像，尤其阮月仙实也是位精明人物，普通手法根本很容易让她拆穿。

“算了，就挨一拳吧，谁叫我胡乱整人，真是报应！”

毛盾自嘲不已，实在有些后悔那拳打得太快，到头来还得自挨一拳，他想自行解决但总是下不了手，实在麻烦。

终于他还是回到玉竹轩找武灵玉下手，毕竟让美人打的感觉

会好过些。

武灵玉突知毛盾企图，亦感哭笑不得：“要我揍你？”

“不揍行吗，看那家伙还不是眼眶黑一圈。”

武灵玉还是不忍出手，比了几下终究打不出拳头，然而毛盾坚持又恳求之下，她只好照办了，在拳头打出之际同时闭上眼睛，这是一生以来第一次揍人，而且是被逼的，简直惹得她又尴尬又好笑。

拳头终于打出去，可惜她闭上眼睛，拳头已失去准头快砸上毛盾鼻梁。毛盾惊叫，眼看来不及纠正，只好晃动脑袋将左眼迎向拳头，终于发出叭然脆响，严格说该是毛盾自行撞往拳头才对。

武灵玉急忙收手，瞧着毛盾左眼，反而焦切抚去，一股伤的重不重表情。

“还好啦……”

毛盾怪抽着股，被人揍还要表现不在乎及高兴，这种事除了他，谁又品尝得了？他抚着眼眶，渐渐热肿起来，拿出阴阳镜一照，似乎严重了些，他却装笑脸：“没事，没事，就当第二次被揍，该没什么问题啦！”还躬身为礼：“多谢！”

有点残，被揍还向人道谢。

武灵玉也是掩口直笑，急忙写道：“快去快回，我替你治伤。”

“谢啦！可爱的人儿！”

毛盾抓起她那揍人的右手，轻轻一吻方自大步离去，这一吻让他觉得心甘情愿受挨，这吻也让武灵玉满脸飞红愣在那里，待清醒时已不见毛盾。她这才左手拥右手，还将吻亲处倚向脸颊，头一仰，那股甜美回味，直让她沉醉不醒。

这一生她似乎已认定就只有毛盾这么一个男人了。

毛盾呢？

他已走出金武堂直奔天龙阁，他不知江海已被捉，还故意绕小巷于想碰碰这位痞子以让他鉴定自己易容成果如何，可惜转了一大圈，连个鬼影也没有。

“这小子难道拿了我的银子赌发了不成？”毛盾虽如此想，但立即又摇头：“早看他三煞见顶，迟早会有血光之灾；难道已被宰了不

成？刚才忘了问李平，可惜啊！”

不知为江海可惜还是为自己可惜，毛盾只好取道直往天龙阁行去。

守卫根本分辨不出，也不敢胡乱分辨，毛盾很容易进入天龙阁，方抵厅堂，一阵甜香粉味传来，就像妓院那种随时意图让人想人非非那种甜粉味。

毛盾抽抽鼻子想抗拒，那身穿紫红睡袍，肌肤暗露的阮月仙已迎过来，她仍是清纯长发散肩，但慵懒中总有一般纵情欲望之媚态。

“回来啦？情况如何？”阮月仙含情道：“酒菜已为您准备好了，要喝两杯吗？”

喝酒对毛盾来说是小事，他立即点头：“喝两杯也好。”就想跟她去。

阮月仙登有疑惑：“怎么？出事了？一回来就找酒喝？”

毛盾心下一惊，这婆娘果然精明，他轻声道：“没事，还不是一样。”

“你的伤？好像更重了？”

毛盾急忙掩向左眼，但又觉得不妥而放慢：“还不是一样，被毛盾揍的，他竟然在东光楼兴坛作法事要超渡你。”

“有这回事？”阮月仙轻轻一笑：“管他的，只要你我小心，不会有状况，我替你揉揉……”

她腻过来，岂只是揉，而是以全身粘向毛盾，简直毫无禁忌，毛盾哪受得了，急叫不必了，想躲都不知如何躲得自在，干脆一个拌椅脚而滑开。

阮月仙一粘不着，有了疑惑：“你今天怎么怪怪的？连我身子都不敢沾？”

“呃，没有，我只是想喝酒，对，先喝酒，一切才更有趣嘛！来呀，先喝它几杯再说！”

毛盾为求掩饰，勉强装出猴急样拉了她左手急急撞入粉红色闺房，阮月仙这才发出放浪笑声，疑虑已去：“你坏，整我嘛！”

两人走了进去。